

# 所向披靡孔仲尼

作者: 寺裏行姦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## 第零章 序

周朝初期周公“制禮作樂”，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禮樂制度，禮是用於舉行儀禮，祭神求福，而樂是指音樂和舞蹈；然而，雖為舞，但實為武；禮樂其實是一種周天子用作打破虛空，與神靈交流的一種武術，周武王姬發才可納封神榜為己用，所以他才可以滅商建周，成為天下共主。其後，周公更以禮樂為基礎，形成禮樂制度，目的係打造一支強大無比的軍隊，以作開疆辟土之用；但係周幽王死後，因周平王宜臼為諸侯所擁立而非正統，所以禮樂便開始失傳；東周也因此失去了昔日武王威望，不為諸侯所推崇，以致強諸侯興起。

當中，以宋國的建立和地方最為特別，因宋國建君為殷紂王的庶兄微子啟，立國於商朝故地；宋與周為客，被周天子尊為“三恪”之一，是少數以奉商朝祖先的宗祀，繼承商文化的國家。與宋國相比，魯國實力不足為提，但佢卻是周公長子伯禽所建立，是保存西周禮制較多的侯國之一。而這個故事，就是在這兩個國家之間發生。

## 第一章 聖人降世 傳奇開始

時值秋收, 坐在馬背上, 忍受著頭頂上的烈日, 叔梁紇回頭看了一眼這個不知出入了多少遍的魯國城門。自他與魯國名將狄虎彌·孟氏家臣秦堇父合稱“魯國三虎將”, 連年征戰後, 今次是他第一次在心底產生不捨之情。自第一次上戰場, 自殺死第一名敵軍後, 每次打仗他都是站在最前; 但今次, 惟獨今次, 他遲遲未落出發的命令。一想到年輕貌美的小妾懷上了他的孩子, 一想到苦等多年終可老來得子, 一想到有一個生命可繼承自己的一切成就, 一想到這非凡的血統得以繼續傳承...

「大人, 時候不早了, 魯公曾命大人你早去早會, 要是大人仍未發兵, 恐怕會令魯公不滿...」一名親兵實在按捺不住, 上前發言。

「唉,」, 再一次回頭看了一眼那冰冷的城門, 想起自己多年好友魯襄公臨別時的一番話, 叔梁紇深深吸一口氣, 眼凝視前方, 放聲大喊「出發!」頓時, 天地一暗, 地面也隨之而震動, 一張張寫著「魯」字的旗幟開始慢慢地前進。

時光飛逝, 又一個秋收。

「報! 叔梁紇大軍已經歸來, 而叔梁紇將軍本人也正火速前來。」一名探子跪在大殿中央回報著。

「太好了, 本公已經等候多時, 你們先行告退, 本公有話要單獨與叔將軍詳談。」魯襄公連忙道。

「臣等先行告退。」一聽見魯襄公焦急的吩咐, 其左右也知事態勢必嚴重, 故立刻告退。

不久, 大殿外傳來一道急速的腳步聲, 只見一名身高九尺, 身穿戰甲的彪型大漢大步流星地邁到大殿中間, 抱一抱拳, 道「襄公, 本將不負寄望, 已經火速平定叛軍, 敢問襄公所指重要的事到底是什麼? 本將聽聞愛妾已經誕下麟兒, 故本將想趕緊回家一趟。」

魯襄公見好友叔梁紇焦急的表現, 實在不知他如何會得到「冷面戰神」的稱號, 心裡忍不住淺笑, 「你大可放心, 你的兒子和妻妾都安好。在本公說這件事之前, 你有沒有聽聞過有關「雲夢」的事?」

叔梁紇聽見一家大小平安,心中一定,想起早前在江湖上聽見有關「雲夢」傳聞。雖不知魯襄公為何提及這個傳說,但對於魯襄公的為人他早有認識,知道他並非一個會無的放矢的人,忍著心中的疑問,答「江湖上流傳著有一個秘密組織,專門奪取天下各個武術,打算集天下大成,仿昔日周公打破虛空之用,並藉此與神靈交流。而奪取他人武術的方式便是取其人的血氣和元神精髓,極為兇殘;話雖如此,這個可怕的組織卻擁有一個完全是南轅北轍的名字,正正便是魯公你所提及的「雲夢」。但,這只是一個傳聞,未知魯公為何提及「雲夢」?」

魯襄公雙眼盯著叔梁紇,神情嚴肅地說「「雲夢」並不是一個傳說。早前,我收到不同國家的情報,發現各國開始出現不少武林高手死亡的消息,而所有受害者的死因都是失去了血氣和元神精髓,此與「雲夢」出手的狀況完全一樣,要知江湖上從未出現奪人血氣和元神精髓的方法。本公聽聞此事後,擔心你會成為他們的目標,要知說起天下武術,你家族的祖傳秘術必定成為他們打破虛空的重要一環...雖然此事須為傳聞,但萬事小心為上。畢竟,你既是我國三虎將之首,也同時是我多年好友,所以我對此非常擔心」

叔梁紇面帶微笑,毫不在乎地說「魯公你過於擔心了,先不說此事是否確實,你既知我的祖傳秘術,也應該知道它並不是說奪就能奪。再說,要奪我的武術,那就得先問問我這雙鐵拳。」話畢,叔梁紇擺一擺手,面帶傲色地向魯襄公告退。然而,在獨身回家的路程上,叔梁紇神情一沉,回想起有關「雲夢」的傳聞,面色再也不能輕鬆。

還未到家,娃娃的喊聲和女兒們的歡笑聲已經傳到叔梁紇的耳邊,這些聲音仿佛有甚麼魔法一樣,今他的心情完全放鬆,「呵呵」笑了兩聲,便大叫「我回來了!」

「是爹爹的聲音!」「爹爹回來了!」「是爹爹!一定是爹爹!」「快!出去接爹爹!」在一眾歡笑和驚喜聲之中,一群小女孩便蹦蹦跳跳地跑了出來。

叔梁紇生平惟一一個遺憾正是子嗣的問題。正妻施氏生了九個女兒卻沒有一個兒子,小妾雖然為他生了長子孟皮,但孟皮先天患有足疾,叔梁紇很不滿意。於是叔梁紇請求顏氏讓她三個女兒之中最小的女兒顏徵在嫁給他。而顏徵在也很快便懷上孩子,更是一名男嬰。而在叔梁紇眼前這個男嬰正是他苦等多年的希望。

「夫君,孩子快一歲了,但他還未有名字,

你趕緊起一個吧。」顏徵在一邊抱著孩子一邊問。

「這麼快就一歲了喔,這樣的話..對了,我們相識之地是尼丘山,那就名丘,子仲尼吧。」叔梁紇想了一想,便立下決定。

「仲尼..仲尼,這個名字真好。但這孩子是像孟皮一樣跟你姓,還是...」

「孟皮跟我姓是因為他有足疾,無資格用族姓。我當年年少無知,犯了錯無資格用族姓,但仲尼他卻不同,可以用子姓,孔氏。」叔梁紇想起了昔日家族的光輝,面上滿是驕傲和自豪。

「孔氏...那這孩子,以後就叫孔丘吧。」

「對。他,便是孔丘,孔仲尼。」

## 第二章 陰謀初現 父子緣絕

時光飛逝，經過短短5年的時間，孔丘已經有其父昔日的影子，身子較一般小孩壯，而且早已經學懂執筆寫字。然而，當下在孔丘他兩瞳中卻失去原來的有神和智慧，有的只是無窮無盡的黑暗。眼看著父親的受傷的背影逐漸縮小，而母親則一手駕馭馬匹，一手把自己緊緊抱入懷中，孔丘的心裏有著說不出的恐懼。

只聽見叔梁紇的聲音在黑夜中響起，「徵在，你快帶仲尼離開！反正那賤人的目標是我，你快到魯公處求助，這裡交給我。」顏徵在聽見自己夫君的話，沒有回頭更沒有回話，她只是懷中的希望捉緊，雙腳一合，騎著叔梁紇的寶馬離去，因為她知道這才是夫君想自己做的事。

正當叔梁紇因聽見急速的馬蹄聲而放下心頭大石之際，一個漆黑的人影在他眼前出現。叔梁紇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憤怒，破口大罵「賤人，想不到你在我身邊多年，原來一直別有用心。快說！你到底是甚麼人，你究竟有甚麼目的？」

一陣猛風隨著叔梁紇的話來到這二人的面前，把頭上的雲足開，在月光影照下，一張叔梁紇熟悉的樣貌但陌生的表情慢慢地顯露出來。原來站在叔梁紇對面的人竟是他的正妻施氏。施氏面帶冷笑與譏諷，一雙冰冷的眼睛仿如毒蛇般貪婪地看著叔梁紇，「我是雲夢的人，這樣你明白了嗎，我親愛的夫君？你作為殷商王室後代，所習的殷商遺術更是昔日惟一能與周武王對抗的秘術，自然就成為我們雲夢的目標。」

叔梁紇心中一寒，想起昔日魯公的話，雖然他心中有想過雲夢的來臨，但沒想過原來如此近...叔梁紇深深吸一口氣，準備發動秘術，但發現好像無論怎樣都提不起力，全身的經脈仿佛被清空了一樣。叔梁紇抬頭一看，只見施氏冷笑更盛。「發現了嗎？多年我一直偷偷地在你身上落我們雲夢自行研發的毒-斷經散，再加上今日是你傳功之日，失去了元神精髓，在天時地利人和都欠缺的情況下，你還用什麼來跟我比？放棄吧！」話還未說完，施氏已經人在半空，右手成蛇型，直取叔梁紇喉嚨。

眼見著面前的危機，叔梁紇冷靜地把雙手成拳，交差地放在胸前，向上一舉，把施氏連著殺招整個人架在半空。右腳由下以上，狠狠地向上一踢，但快要正中施氏下腹之際，叔梁紇全身一震，一口血氣湧上口腔，整個人仿佛失去了所有力氣，所有內臟器官都引起劇疼。施氏笑了一聲，左手一掌拍向叔梁紇，失去了力氣的叔梁紇正中此掌，整個人向後一飛，一直強忍的一口血也噴了出來。

看著叔梁紇倒下的方向，施氏慢慢地步過去，一邊說「只怪你不聽我的話，一個全身染有斷經散的人一旦再想發力，只會加速步向死亡。再說多一次，放棄吧，念在多年夫妻，我可保你不死。」

當施氏距離叔梁紇不足五步之際，叔梁紇抬起頭來，雙眼已經變成金色，全身肌肉不但大了一倍，而皮膚更變得漆累，遠看就好像身穿一身鐵甲一樣。眼看著叔梁紇整個人的變化，施氏面上再掛不住笑容，低聲輕輕道「這就是五德的殷金嗎？」

叔梁紇緩緩地站起身，雙眼一直盯著施氏不放，兩拳也早已經狠狠地握緊。然而，從他不斷流血的嘴角，看得出他這已經是他的極限了。叔梁紇深深吸一口氣，只見他的右手瞬間漲大了兩倍，一邊大喝一邊把右拳重重地打向地面。隨著他右手打向地面，天地一暗，大地傳來一陣陣低鳴，整個天地仿佛裂開了一樣。眼見這型勢，施氏只可後退，

畢竟她功夫再強也難敵此等毀天滅地的招式。相隔數刻, 當她再望向剛剛所站之地, 叔梁紇早已人去樓空, 只留下碎裂的大地和地上的血跡。

孔丘一直在母親的懷裡; 他分不清東南西北, 分不清時間, 他只感受到母親的憂慮。即使他們母子比魯襄公的人馬所接走, 母親的心仍然是十分不安。在宮殿裡不知待了多少個時辰, 直到傳來叔梁紇的消息, 只見叔梁紇渾身浴血地躺在床上, 無力的雙眼憂心地看向孔丘和顏徵在的方向, 輕聲道「來, 讓我抱抱孩子。」

孔丘不等母親反應, 自己落地跑到父親床前。父子四目交頭, 孔丘不作任何聲音, 因為他知道自己要做的就是聆聽。叔梁紇一手輕撫著孔丘的頭, 一邊道「枉我叔梁紇征戰多年, 常常以為自己博學多才, 武功蓋世, 想不到卻比身邊最親的人所害。仲尼, 為父已經命不久矣, 有數件事要跟你說。你我本是殷商王室後代, 但自周朝建立之後, 便成了所謂宋國君主後代。然而, 自從年少認識了魯公後, 便到了魯國落地生根, 為魯國而征戰。我原本想今天傳功於你, 可惜時不與我, 甚至我現在只能傳你我血氣精髓, 我的元神精髓已經比雲夢所奪走。仲尼, 謹記一點, 殷商屬金, 金曰從革, 一切金屬都由提煉而成, 所以我們殷商的武術講的正正是一一切都從自身提煉出來。因此, 我們的身體已經是最強的兵器。當你大成之時, 全身上下都可用於殺戮。所以即使他們奪去我的元神精髓, 但我們殷商的精髓卻集中於血氣身上, 所以不影響我傳功。來吧, 孩子閉上眼, 好好感受殷金的威力。」

孔丘乖巧地閉上眼睛, 但站在他身後的顏徵在早已梨花帶雨。叔梁紇對她投以一個致歉的眼神, 然後趕忙集中神精。叔梁紇單手按在孔丘的頭上, 只見一陣陣的金色光芒, 由叔梁紇傳到孔丘處, 頓時金光大發, 為整個漆黑的夜晚添上了閃耀的色彩。